

对王夫之哲学本体论基础的再思

朱会晖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王夫之在主客、体用之间互为条件的交互性上,建立了一种基于主客交互性的关系哲学,超越了认为主观或客观的某一方有着绝对的逻辑优先性的思维模式。事物不仅在属性上发生着变化,而且事物的存在本身就处在一个不断重新生成的过程之中,由此,道、人性同样处在一种新陈代谢、生生不已的过程中。王夫之过程论的哲学基础建构,打破了线性、僵化地看待世界的方式,张扬了天与人存在的创生性、能动性与开放性,对人的本体论地位和人在世界中的意义作了一种革新性的诠释。

关键词 诚;体;用;生;道;理;性

中图分类号:B248.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1)02-0134-04

人们往往认为,王夫之是唯物主义的典型代表,因为其哲学是以“气”的概念为基础的。不过,实有对生活实践的“用”即“功用”,或主体与实在的能动性联系,在王夫之的哲学体系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这一点目前学界尚未有太多关注。王夫之通过天人(客主)、体(本体)用(作用)间的交互性来建立自身的哲学体系。在这种意义上,王夫之哲学乃是一种关系哲学,通过主客能动的交互性而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哲学。人们已经对王夫之的辩证法作了许多讨论,认为他指出了事物的矛盾运动和变化发展。而王夫之认为事物不仅一直在属性上变化发展,而且事物的存在本身就处在一个不断重新生成的过程之中,从而开辟了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和视界,打破了把存在看作现成之物的定势,超越了种种的实体性哲学。基于此,他又指出了道、性都处在不断创生的过程之中——而这里一切,都充分地揭示了天与人的实存之开放性与能动性,并都极好地体现了其根本性哲思的辩证性与突出的思辨张力。

一、主客交互性是王夫之哲学的基石

王夫之通过天人、体用间能动的交互性来建立自身的哲学体系,从而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哲学。尽管“诚”(即实有)是本体论的基础,然而本体存在的确证需要通过“用”来达到;而正是由于在存在的层面上,体是用的根据,所以才有

可能通过用来认识、确立体的实存。王夫之首先运用“由用以得体”的方法,凭借天对于人的功用,来确立世界的实在性,又转而指出作为“诚之者”的人“不能绝物”,只有在天人创造性的相互联系中,人的生存和自我实现才成为可能,由此,他又提出了竭天成能、以人造天的强音。在此,体是用的存在理由,用是体的认识理由。王夫之从生存实践出发,根据存在上实践之用依体而有,以果溯因,“由物之用来而知物皆实有”,在此基础上,王夫之不仅实现了中国哲学的唯物主义本体论“从以物理形态的具体事物(气)为本到物质世界的本质属性(实有)的飞跃”,而且建立了一种关系哲学或主客交互性哲学,由此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哲学^[1]。

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在专门的讨论中,李光宽等^[2]指出,“‘太和’是体,‘物我之万象’为用,体用不同,而又相互依赖”,由此解释“体用胥有而相需以实”,认为王夫之哲学中“体用不二”的方法,其研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人们往往侧重阐述王夫之唯物主义的立场,而较少说明王夫之论证世界实存性的进路、说明“用”作为主客能动联系在哲学建构中的某种本源意义,未能充分阐释其哲学根基建构中“由用以得体”的源初性步骤,未充分揭示“由用以得体”相对于“由体而达用”在体系架构上某种意义的优先性,因而并未真正彰显王夫之哲学在思想开端处的体和用、主体与实在的富有张力的统一性,及其对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超越。

在概念涵义方面,在王夫之哲学中,“体”指本体,用指功用;“用”在王夫之的哲学中有认识论的功用和实践哲学的功用两重含义。关于认识论的功用,王夫之说:“言太和綱縕为太虚,以有体无形为性,可以资广生大生而无所倚,道之本体也。二气之动,交感而生,凝滞而成物我之万象,虽即太和不容已之大用,而与本体之虚湛异矣。”(《张子正蒙注》卷一)象是实在作用于主体而形成的显象,是主客体相互性的体现,因而在此,“用”指的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功用,即实有本体在形成显像中的功能。“乃循其显者,或畧其微;察于微者,又遗其显;捐体而徇用,则於用皆忘;立体以废用,则其体不全……”(《周易外传》),这里王夫之把“显”“微”分别与“体”“用”对应起来,也说明“用”是被显现的显象。

在体与用的认识论的关系问题上,王夫之主要立足于实践活动,通过经验世界对实践的必要性(而不仅是认识的必要性)来说明世界的实存性。而这又是由于,在体与用的本体论的关系上,世界必须要具有实在性,人类生活才得以可能,世界才对于我们的一切活动具有各种功用。王夫之认为,事物之所以实在,是因为它有其存在的原因。一切实存都在一定因果联系之中,王夫之说:“物物相依,所依者之足依,无毫发疑似之或欺。”(《周易外传》卷二)这样,既然我包括心识在内的整个生活,都须依赖于外在的世界,那么就可以从世界对我的当下存在的功用来证明世界的实存。除非不衣不食,只要人欲求外物,便已承认世界的实在。我之所以欲求某种事物,是因为我断定,存在某种事物能够满足我的需要,如果我确定该物是虚幻的,我就不会欲求之。人对事物的依赖表明,人已经以某种方式把握到、承认了事物的存在。没有世界的存在,就不可能有它对于我们生活的功用,因此,不能够把实有看作不可依靠的而说它是虚妄。而另一方面,体是用的存在上的根据,用依赖于体。“用者必有体而后可用。”(《张子正蒙注》卷三)“用即体之用,委不可分。”(《读四书大全说》卷四)正是因为存在上体用的这种依存关系,我们才能够在认识上从用追溯出体的实存。

在哲学的基础问题上,王夫之有其明晰的方法自觉。他对不同的哲学进路作了批评性反思,认为遵循显见者往往忽略精微,放弃了本体而局限于用,而关注精微者往往忽略显见,遗忘了用,把体用截然分开作为两个东西,就未能理解体是用的依托。“乃循其显者,或畧其微;察于微者,又遗其显;捐体而徇

用,则於用皆忘;立体以废用,则其体不全;析体用而二之,则不知用者即用其体;概体用而一之,则不知体固有待而用始行。”(《庄子解》卷三)在此,王夫之哲学达到了主体与实在、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根据世界的“用”、实有对于生活的价值,我们把握到本体的存在,而本体的存在又是价值得以实现的条件,王夫之首先由用以显体,又由体而达用,通过对体用的统摄来建构其弘大整全的哲学。王夫之说:“天下之用,皆其有者也。吾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岂待疑哉?用有以为功效,体有以为性情。体用胥有而相需以实,故盈天下而皆持循之道。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周易外传》卷二)这种对思想本身的思想使得王夫之哲学更富于深刻性与合理性。

二、王夫之对实在的过程性阐释

王夫之不仅有力地确立了世界的实存性,反对佛家认为“一切皆幻”的立场,而且打破了把存在看作现成之物的看法,超越了种种的实体性哲学,其思维的张力或辩证品质体现在,他不仅认为事物在属性上发生着变化发展,而且认为其存在也处在一个不断重新生成的过程之中。以此,他把实在性与过程性、开放性与能动性统一在同一个本体基础之中。

宇宙间的实存本是一个不断创生的过程,天地之化日新,宇宙之綱縕本体并非某种固定不易之物,其存在乃是不断更新而生成的过程;这种作为“至常”的生,就不仅仅是样态上的变化,更是其存在本身的更替。“天地之间,流行不息,皆生焉者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外传》卷六)天地之间的实在并不是一种僵化、固定的实体,而是处在不断由实而虚、由虚而实的更新替换过程之中,虚实往来是事物自然的运行法则。“自虚而实,来也。自实而虚,往也。来可见,往不可见。来实为今,往虚为古。来者,生也。然而数来而不节者,将一往而难来。一嘘一吸,自然之势也。故往来相乘而迭用。”(《张子正蒙注》卷一)而且,此“生生”乃是事物自我生成的过程,事物出于自身内在的力量、由于内在的原因,而产生自我的新陈代谢。

“太和綱縕之本体”是阴阳融和未分时的宇宙的本原状态,但这种状态中实有本体已经蕴含了宇宙创生的动力(“几”),“几”不仅仅是事物空间运动、性质变化的动力,它首先是实有在存在上自我更新、不断生成的动力,是对实有本身创生的动力。在綱縕化生的过程中,事物时时消失、时时生成,形成“天地

之化日新”的状态。不仅天上的日月风雷、地上的江河湖波在发生着运动与变化,而且看来似乎并未变化的人身的发爪肌肉,都时刻在自我更新。陈来^[3]认为,“首先,所谓太和絜縕的‘必有之几’,是太和内在分化的本性;其次,‘动之几’则是指聚散、屈伸、变化的初始变动之妙。前者是气体,后者是气化,从必有之几到屈伸相感之几,是有所先后的。”他恰当地对两种“几”进行了区分,然而,“必有之几”指的不仅是存在样态、方式上的变化,而且是存在本身的更替、不断地重新构成。在这絜縕生化的过程中,种种事物虽然表面上仍是原来的存在,但其实存在已经发生新旧交替,事物现在的气与过去的气并非同一气,原来的事物已经不复存在^[4]。“故一物亡而一物生,一事已而一事兴,皆太虚之和气必动之几也。”^[5]。

实存者由于自身的力量,而自身实现着存在的更替。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事物的内部,事物由于自身的阴阳二气交感相荡而不断更新生成,基本的阴阳之气不仅有差异(因阴阳之性)而具有同一性(由气之实),更具有能动性的交互性关系,其间发生的丰富微妙的作用,并非“自矛盾”所能限定。

在“诚”的世界之中,有一种特殊的“诚之者”,后者既作为“诚”者而实在,又是能使得种种实在得以“诚”起来、得以存在的实在。如果说“诚者”是自身变动不居、自身更新生成的实在,那么诚之者就是自觉的自我更新生成的实在,凭借此创造性存在,“以人道率天道”,则“未成可成,已成可革”。(《尚书引义》卷三)既然诚乃是“无对之词”,“实”而无妄,而实在在王夫之看来乃是生生而日新的实在,人作为“诚之者”就是参与到天地大化流行之中,使得事物得以实在起来的能动性存在,使得事物的存在不断得以更新的创造性生命。

可见,王夫之对人的本体论地位或人在世界中的意义作了一种革新性的理解。人并非仅仅作为宇宙中一个渺小的事物而存在,却作为天地间的精华、其创发性本质的凝聚而存生,作为这种创发性的真正体现,他达到了存在的能动性的高峰,他能够把世内种种实在的创发性与开放性充分实现出来,并以此成就自身的独特生命。而人的创造性并非物源之水,却包孕在太虚和气的本源之几中,有着本体论上的深层基础。在这种哲学中,决定论的那种顽固框

架与链条被强力地冲破,对本体论上的原因性与开放性又得到充分与合理的解释,的确,它有着整全恢弘的体系和自成其说的基础性建构。

三、王夫之对道与性过程性的重释

就这实在而自我超越的世界而言,其器与道都非固定可执之物,不仅器变化日新,道的存在也是随器之化而不断生成、更新的过程。

王夫之反对先验主义中绝对不变的“定理”的观念,指明“理”与“道”规范性领域的所包含的殊异性、开放性,与不竭的生命力。他坚决拒斥一切脱离物质世界、并高高地凌驾于物质世界和人类生活之上的先验固定的理则,认为理“变化而日新”。“无其道则无其器,人类能言之。虽然,苟有器矣,岂患无道哉?……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诚然者也。”(《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事物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以理则为根据,但是这种理则是关于事物生成变化的法则,是以已有事物的实存为内容和依托的。事物是不断生成、发展的,作为事物法则的理也由于新事物的产生而不断生成;新事物在历史中不断显现,所以“道因时而万殊”(《张子正蒙注》卷五)。人道离不开人类的生活实践过程,此人道以其开放性、创造性为特征。这样,王夫之冲破了自古以来的种种哲学家(尤其程朱一派),把道、理看作先验现成的理则的框架,对把社会层级、差等性的礼法看作永恒合理的实践哲学作出了根本的审视,其深沉的识度体现了对传统的睿智反思的眼光,其批评精神对于整个中国哲学后来的发展、尤其是近代思想启蒙来说,是富有启发性意义的。

而且,人之自性同样不是某种固定的先验存在,性的存在是一个不断生成、更新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基于人的能动实践而“日生而日成”的过程,充分地张扬了人的自主性与能动性,高扬了生命的开放性。人性在生活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发挥着作用,时刻影响着人们行为的方式,但又是通过践行不断被重新塑造、形成;不仅人的行为随着不同的处境、体验而有所变化,连人最内在的自性也绝非固定现成;因此,人就是除在人性自我实现、不断发用过程中的能动性存在。王夫之重新阐释了“继善成性”的内涵,指出“命日新而性富有”,“形日以养,气日以滋,理日以成”,天所赋予者不断更新,因而性也能通过实践的过程得以完善和实现:“故曰性者生也,日生而日

成之也”。(《尚书引义》卷三)人能够通过充分运用和发挥现有的内在条件,不断更新、完善自身的人性,其关键在于“君子善养之”。(《尚书引义》卷三)

周子、朱子等宋儒常提倡通过“静”来达到寡欲的目的,但王夫之认为,德性的挺立应当凭借“动”、通过积极的实践发展自身的品性,自性的圆成应在物我和天人的相互性中、在其逐步的统一中实现。“习与性成者,习成而性与成也。”(《读通鉴论》卷十)没有实践的锤炼,没有经验的积累、习惯与德性的努力涵养,仅靠静养、沉思是无补于事的。因此,要“诚之”,就要通过现实的能动实践,使得种种外在事物合理生成,使得自我之性合理生成,达致德性的实有诸己。因此,人性不是先天现成的,而是通过能动的活动过程建立的,人能够通过实现人性来规定自身的生命,体现了人的生命的主动性。

可见,王夫之的哲学是天人一贯的,其统一性的哲思视界与对待宇宙人生的态度,必定淹贯于对种种哲学问题的深思,其本体论是一种动的哲学,实践哲学也就具有强劲的变革意识与鲜明的刚健精神。

四、结 语

王夫之把哲学建立在主客、体用之间的交互因果性上,超越了认为主观或客观的某一方有着绝对的逻辑优先性的思维模式。在王夫之哲学中,宇宙的存在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而不是一种僵化的自在之物;道、人性同样处在这样一种新陈代谢、生生不已的过程中,其哲学基础建构打破了线性、机械地看待世界的方式,张扬了存在的创生性、能动性与开放性,充分体现了哲学的辩证性张力。

参 考 文 献

- [1] 萧蓬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89.
- [2] 李光宽,钟兴锦.王夫之“体用不二”思想的方法论意义[J].江汉论坛,2004(6):59-62.
- [3] 陈来.阐释与重建——王夫之的哲学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78.
- [4] 王夫之.周易外传:第1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432.
- [5] 张载,王夫之.张子正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43.

Reflection on Foundation of Ontology in Wang Fuzhi's Philosophy

ZHU Hui-hui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ontological foundation in Wang Fuzhi's philosophy. Wang Fuzhi grounded his philosophy on the mutuality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between Ti (noumena) and Yong (function), thus established a relation philosophy based on the mutuality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indispensable to each other and transcending the paradigm of thought that takes one side of subject and object as holding absolute logical priority. The attributes of beings always change and beings themselves also exist in a process of continuous recreation. Therefore, Tao and humanity are also in a continuous metabolic and recreating process. The grounding of Wang Fuzhi's process philosophy smashes the linear and rigid world view, and highlights the creativity, spontaneity and openness of both the world and human beings, committing to renovating promises for the ontological status and significance of human beings in the world.

Key words trueness; noumena; effect; creation; doctrine; truth; humanity

(责任编辑:刘少雷)